

成人組
小品文·佳作

得獎人 陳文偉

大學工程相關學系畢業的「五年級」
生，已婚，育有二女。

現任職民間企業。曾獲臺北縣文學
獎、夢花文學獎、磺溪文學獎、吳
濁流文藝獎、打狗鳳邑文學獎、教
育部閩客語文學獎等獎項。



阿嬤的臉

「恁看阿嬤ㄟ面，七十幾歲人抑閣彼呢ㄚ金滑ㄟ！」滿臉風跡霜痕的母親時不時便指著相片，說起阿嬤的麗質天生——自小在田土裡深耕稚嫩肌膚；荳蔻年華就到鎮上幫傭，在紅木傢俱和櫟木樓板間一遍遍抹厚擦亮農村的陽光膚色；及至嫁到貧無立錐之地的夫家，揹起接二連三出世的子女，跟隨阿公在礦坑挑煤擔炭走過風吹日曬雨淋幾十年，一身苦命皮肉卻始終光滑柔細；甚至到了晚年，額頭眼尾也得細看才瞧得見幾絲淡淡細紋。還說阿嬤從不化妝，出門頂多擦抹點「槿粉」，便已容光煥發。

每回談及阿嬤那張臉，語氣總是充滿豔羨嚮慕。所以，當妻神祕兮兮地告知母親回老家附近挽面，可就一點兒也不覺得奇怪。只是不懂，手工塑膠花和聖誕燈串一根根鐵絲電線，多少年日以繼夜地彎扭出母親臉上一條條折痕；生活巨輪更隨著兒女出生越滾越大越沉重，一歲復一年地輾深額頭的憂、拖長眼尾的愁。即便家境好轉，也未能撫平操勞的刻痕，或讓緊蹙的眉心舒展——成天擔心越老越春風的丈夫跨不過桃花野花花叢處處、害怕子女越大腳步邁得越開心也就離得越來越遠、甚或煩心當婚不婚、該生不生……勞心、勞力沒完沒了地折磨著母親飽經風霜的這副皮囊，肉毒桿菌何等兇猛的殺手都制服不了，竟會相信「挽面」這落伍的回春秘方？

及至後來陪著去過一回。

肥短十指將棉線勾繞成兩個倒三角形，魔術般的手法，時而加

上嘴巴輔助，舞弄出大小角度幻化莫測的幾何圖形，由點成線到面而立體，看得人眼花撩亂。陽光照耀下，線紅粉白手黑臉枯黃，映襯粉塵灰塵微粒花花閃閃，彷彿在挽面者與母親之間搭起一座魔幻舞台。母親自在安詳地閉目聆賞，臉皮和皮表上無數的細胞似都張開耳，傾聽這首我不懂得欣賞的青春幻想曲。

經母親介紹，才知挽面老婦竟是以前住在隔壁巷的李媽媽。枯坐於旁，聽著兩位長者閒話從前，故鄰舊友之際遇遭遇斷斷續續飄進耳裡。雖無痛癢，也事不關己，隻字片語卻勾出舊日時光的絲絲縷縷，纏繞成一張回憶的網，緊裹住凌亂飄散漸如風中輕煙的往事。

從兩人應答的話語，才知曉母親迷戀「挽面」這首青春幻想曲已有段時日。不禁想起平日總打著盹坐在客廳等門，然後跟前跟後叨絮著吃飯了沒？忙不忙？等等相同瑣言碎語的畫面。對照眼下的談笑風生，經常一個人面對著滿房間相片發默的落寞容顏，顯得分外蒼老。

才驀地明白，母親迷戀的不是青春幻想曲，而是追想曲、甚或安魂曲。半世劬勞，一生滄桑，老來卻心無所依。藉由挽面媒介，才在最熟悉的地方找到情感歸宿；十指輕彈、往事重續，棉線抖落紅塵孤單，遺落的記憶再現並擁抱、安撫衰老的心。母親從未妄想留住青春，只是想追回走遠、走失的歲月片段，在浮沉漂泊的流光長河尋一葉心靈寄身的扁舟而已。

……小女兒一直靜靜聽著母親誇羨阿嬤的臉皮光肉滑。忽而急匆匆回房間，過了好一會兒才興沖沖抱著筆電跑至母親跟前：

「阿嬤妳看，妳的臉我已經修得比阿祖還漂亮了喔！」哄笑聲中，瞥見攬著孫女的母親，皺紋間盡是藏不住的欣慰，與寂寞。

評審意見

〈阿嬤的臉〉

方梓老師

透過母親的回述阿嬤永不老去的臉，藉以惋惜青春逝去。作者以意象點出母親在做手工塑膠花、聖誕燈的鐵絲日以繼夜扭出一條條的皺紋。而在年歲漸老之際卻想以挽面之術挽回青春。

作者因陪母親去挽面，才知挽面者是舊識，從兩人的應答中，作者看到母親談笑風生的臉與孤獨在家的神情臉色絕然不同，才驀地明白母親迷戀挽臉，不是青春幻想，而是追想。最後以孫女在電腦上替阿嬤「修臉」做為輕快結尾。

敘述輕快，節奏緊湊，文字精熟諧趣，是一篇晶瑩如水珠的小品文。

得獎感言 陳文偉

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——「孝」得及時，人人明白，但有幾人真能把握現在，不後悔將來？謹以本文與為人子女者共勉。望外之喜！感謝主辦單位辛勞與評審老師青睞，謝謝大家。